

標點校勘本

# 高麗史

孫曉 主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
人民教育出版社

二  
世家  
〔二〕

標點校勘本

# 高麗史

二

世家〔二〕

孫曉 主編

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
人 民 大 學 社

## 高麗史十五

### 世家卷第十五

#### 仁宗一

仁宗恭孝大王，諱楷，字仁表，古諱構。睿宗長子，母曰順德王后李氏。睿宗四年十月己亥生，性仁孝寬慈。十年二月，立爲王太子。十七年四月丙申，睿宗薨，諸弟以王幼，頗有覬覦心。平章事李資謙奉王即位于重光殿，朝夕奠殯，哭踊盡哀，左右侍臣哀慟不能止。

丁酉，王詣景靈殿，告即位，遣使告于太廟、九陵。

甲寅，葬睿宗于裕陵。

五月庚午，享于太廟。

辛未，追尊母后爲文敬王太后。

乙亥，以李資謙守太師、中書令、邵城侯，金景庸爲樂浪郡開國公，李瑋爲桂陽公，林有文、金峻爲

門下侍郎平章事，韓安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崔弘宰、金若溫參知政事，李資諒爲樞密院使，金沾知樞密院事，文公美爲樞密院副使。

丙子，以尹惟志爲尚書左僕射，李英闡爲兵部尚書，崔卓爲戶部尚書。

丁丑，賜太后封崇執事官吏職一級。

戊寅，以封崇太后，御神鳳門赦。

六月戊子朔，王如奉恩寺。

己亥，以僧德緣爲國師，學一爲王師。

庚子，慮囚。

辛丑，王受菩薩戒於乾德殿。

丁未，宋持牒使進武校尉姚喜等六十九人來。

秋七月戊午，參知政事致仕李軌卒。

庚午，親設《金光經》道場於乾德殿三七日。

辛未，醮于崇福殿。

己卯，親行虞祭。

辛巳，命三品以上官會都省，議重刑。

八月庚寅，御宣政殿，決重刑。

己亥，賜羅景純等及第。

壬寅，親行虞祭。

九月甲子，詔改生辰安貞節爲慶龍節。

乙亥，命修《睿宗實錄》，以寶文閣學士朴昇中、翰林學士鄭克永、寶文閣待制金富軾充編修官。

己卯，慮囚。

冬十月壬辰，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，齋僧三萬

於中外。

庚子，冊李資謙爲漢陽公。

癸卯，親行虞祭。

十一月丁卯，設八關會，王御帳殿受賀，幸法王寺。

東女真酋長實現來獻馬。

丙子，親饗年八十以上男女及義夫節婦、篤廢疾于闕庭，賜物有差。特賜李資謙母金氏金帛、藥物加等。

十二月丙戌朔，親行虞祭。

丙申，放帶方公甫于京山府，殺中書侍郎平章事韓安仁、閣門祇候李仲若，流樞密院副使文公美、寶文閣學士鄭克永、知御史臺事李永、尚書右丞韓安中、禮部郎中韓冲、承宣韓柱、侍御史林存、閣門祇候文公裕、右正言崔巨鱗、員外郎任元濬于外。

戊戌，以崔弘宰權判樞密院事。

己酉，慮囚。

（癸卯）元年春正月甲子，宋持牒使許立來。

己巳，親醮于純福殿。

庚午，幸外帝釋院。

庚辰，親醮于乾德殿。

壬午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諒卒。

二月甲午，親醮于闕庭。

戊戌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

癸卯，王如興王寺，移御長源亭。

三月丙子，慮囚。

夏四月丁亥，王還宮。

癸巳，王以睿宗小祥，如安和寺行香。

癸卯，賜卞純夫等及第。

己酉，親行虞祭。

庚戌，以金緣判秘書省事、監修國史。

壬子，幸外帝釋院。

五月丁巳，以旱，避正殿，集僧內殿講佛經禱雨。

己未，幸普濟寺。

癸亥，慮囚。

甲子，造土龍，聚巫禱雨。

幸龜山寺。

己巳，醮于會慶殿禱雨。

六月癸未，王如奉恩寺。

乙酉，東南海都部署使朴景麟錯報女真兵船三十艘來犯境，遣加發兵馬判官楊齊寶等禦之。至慶州，不見虜而還。

甲午，宋國信使禮部侍郎路允迪、中書舍人傅墨卿來。

庚子，迎詔于會慶殿。詔曰：“遯聞嗣國，甫謹修方。諒惟善繼之初，克懋統承之望。遽經變故，深極傷摧。肆遄命使之華，往諭象賢之寵。載蕃賚予，併示哀榮。宜祇服於王靈，用永遵於侯度。今賜卿禮物，具如別錄。”

癸卯，王詣魂堂受祭，奠弔慰詔，詔曰：“惟爾先

王，祇慎明德，宜綏厥位，毗予一人。天命難諶，遽以訃諗，緬惟永慕，諒極哀摧。纂嗣云初，踐修是屬，勉思抑割，用副眷懷。今賜祭奠弔慰禮物，至可領也。”祭睿宗文曰：“惟王躬秉一德，嗣有東土，孝友肅恭，惠迪神（祇）〔祇〕，克紹于前文人，四國是式。而忠誠夙著，義篤勤王，旅貢在庭，服命惟勤。朕惟王介在海隅，能知役志于享，乃心罔不在王室，嘉乃丕績，眷顧不忘。方將游飭使人，往諭厥志，示鎮撫于爾邦。孰謂天不憖遺，遽聞大故，邦國殄瘁，震悼于懷。今錫爾恤典，用褒乃顯德，以寧爾都。尚其來止，歆我寵靈，永垂裕于爾後，服休無斃。”路允迪等告王曰：“帝聞先國王薨逝，嗣王傳業，故遣使致奠。弔慰詔書祭文，皆御製親札。在元豐間，祭弔止是常例，今恩禮甚異。大觀年間，所降詔書內，特去‘權’字，以示真王之禮。今此御札，亦示殊恩。但先王爲已受遼冊命，故避諱耳。今遼命已絕，可以請命朝廷。”王答曰：“弊邦自祖宗以來，樂慕華風。况我先考，以禮事大，以忠述職，雖在海外，心常在於王室，故天子灼見，屢加寵澤。今又親製祭文，特示異恩，於臣職銜，又去‘權’字，雖先考嘗蒙此禮，小子何足以當之？所謂冊命，天子所以褒賞諸侯之大典也。今憂制未終，而遽求大典，於義未安，實增惶愧。冀於明年遣使謝恩，並達微誠。惟公等善爲敷奏。”

甲辰，慮囚。

戊申，太白晝見。

秋七月辛酉，宋使路允迪等還，王附表以謝。

壬戌，太白晝見。

乙丑，中書侍郎平章事金沽卒。

癸酉，親設消災道場於乾德殿五日。

八月辛巳朔，日食。

庚子，以李資謙判西京留守事。

甲辰，幸妙通寺。

遣河則寶如遼，自龍州泛海，不達而還。

九月乙卯，王以文敬太后忌辰，如安和寺行香。

丁巳，決內外重刑。

己未，幸普濟寺。

丙子，慮囚。

冬十月乙酉，親行虞祭。

戊子，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，飯僧三萬。

十一月壬戌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

十二月壬午，肆赦，秩祀山川，饗耆老及篤廢疾者，賜物有差。

丙午，以金至和判兵部事，林有文、崔弘宰爲門下侍郎平章事，金若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拓俊京爲吏部尚書、參知政事，朴昇中爲樞密院使，金仁揆同知樞密院事，李資德爲樞密院副使。

(甲辰)二年春正月丙辰，晝晦。

辛酉，門下侍郎平章事金峻卒。

二月乙酉，流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于昇州禰地島。



三月己巳，尚書右僕射李德羽卒，以文翰自任，嘗修《肅宗實錄》，以勞拜戶部侍郎。

閏月甲申，日赤無光。

乙酉，親醮闕庭。

丙戌，日色黃赤。

壬辰，大風晝晦。

夏四月丁巳，王如安和寺。

壬申，奉安睿宗晬容于景靈殿。

遷惠宗神主于順陵。

甲戌，祔睿宗于太廟。

五月丁丑朔，賜高孝冲等及第。

庚子，宋商柳誠等四十九人來。初，明州杜道濟、祝延祚隨商船到本國，不還，明州再移文取索。國家上表請留，至是，誠等來傳明州奉聖旨牒云：“杜道濟等許令任意居住。”

六月丁未，王如奉恩寺。

戊申，幸靈通寺，命有司修葺崇福院。

辛酉謁顯陵，癸亥謁昌陵，丁卯謁裕陵，癸酉謁綏陵。

秋七月己卯，親禘于太廟。

甲申，冊李資謙爲朝鮮國公。

戊子，遣樞密院副使李資德、御史中丞金富轍如宋謝恩獻方物。

八月戊午，李資謙納其第三女于王。庚申，百官賀納妃。

甲子，幸妙通寺。

庚午，御神鳳樓大赦。教曰：“朕自叨上嗣，濫位震宮。不能以孝行奉於君親，仁德聞於士庶。不天遭禍，易月終喪。抱弓劍以哀號，覩羹墻而永慕。欲尊外家之長，以慰先后之靈。况朝鮮國公，忠誠夾輔，功業既崇，遣使策命公及夫人，兼敘用諸子壻。宜以餘恩，推及內外。斬絞二罪以下，咸赦除之。望秩山川，饗老人及篤廢疾、鰥寡孤獨、義夫節婦，賜物有差。凡有職者，各以次陞職。”

壬申，下教：“冊王妹承德宮主爲長公主。”曲宴宰樞侍臣徹夜。

九月庚辰，王如安和寺。

甲午，太白晝見經天六日。

丙申，王如玄化寺，宴宰樞侍臣。

冬十月丁未，以慶龍節，宴群臣于乾德殿，常參以上官各賜馬一匹，又宴宰樞、侍臣于含元殿。

壬子，封王妹興慶宮主爲公主。

甲寅，幸外帝釋院。

十二月甲子，以林有文檢校太保、守太尉、判尚書戶部事、上柱國，金若溫檢校司徒、守司空、門下侍郎平章事、上柱國，拓俊京檢校司徒、守司空、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李壽檢校司徒、守司空、參知政事，朴昇中檢校司空、政堂文學、判翰林院事，金仁揆檢校司空、吏部尚書、知門下省事，李資德爲工部尚書、知樞密院事，許載同知樞密院事。

(乙巳)三年春正月庚寅，李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。壬辰，百官賀納妃。

三月己卯，制：“義州郎將庾清曾被虜北遼，今自拔還，宜令赴京授本職。一行軍忠占亦授本州校尉。”

庚辰，慮囚。

己亥，幸崇福院，賜號興聖寺，設齋張樂以落之，仍宴宰樞、侍從官。

庚子，還宮赦。

夏四月庚戌，幸李資謙第宴，夜還。

戊辰，幸普濟寺禱雨。

五月壬申朔，遣司宰少卿陳淑、尚衣奉御崔學鸞如金。金以國書非表，又不稱臣，不納。

丁丑，幸妙通寺禱雨。

丙申，親醮闕庭。

六月壬寅，王如奉恩寺。

乙巳，再雩。

丁未，雨。

秋七月庚午朔，賜李陽伸等及第。

八月己未，幸西京。

九月壬午，樂浪伯金景庸卒。

冬十月己酉，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林有文卒。

十一月丁丑，至自西京。

十二月壬戌，以拓俊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，李壽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朴昇中、李資德、金仁揆並參知政事，許載知門下省事，李之美知樞密院事，智祿延、

金縝、金富佺並同知樞密院事。

是歲，金滅遼。

（丙午）四年春正月甲午，白虹貫日。

二月丁巳，淮安伯沂卒。

戊午，順宗延福宮主金氏卒。

庚申，冊王妃李氏爲延德宮主。

辛酉，內侍祇候金粲、內侍錄事安甫鱗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、上將軍崔卓吳卓、大將軍權秀、將軍高碩等謀誅李資謙、拓俊京，不克，資謙、俊京舉兵犯闕。

壬戌，焚宮闕。

癸亥，劫王移御南宮，殺安甫鱗、崔卓、權秀、高碩及宿衛左僕射洪灌等十七人，其餘軍士死者不可勝計。

甲子，資謙等流智祿延、金粲于遠地，道殺祿延。

三月丁卯朔，資謙劫王，移御其第。

辛未，以國家多事，停選舉。

辛卯，召百官議事金可否，皆言不可，獨李資謙、拓俊京曰：“金昔爲小國，事遼及我。今既暴興，滅遼與宋，政修兵強，日以強大。又與我境壤相接，勢不得不事。且以小事大，先王之道，宜先遣使聘問。”從之。

癸巳，黃霧四塞。

甲午，日色如血。

乙未，遣李之美告太廟，筮事金可否。其文曰：

“惟彼女真，自稱尊號，南侵皇宋，北滅大遼，取人既多，拓境亦廣。顧惟小國，與彼連疆，或將遣使講和，或欲養兵待變，稽疑大筮，神其決之。”

赦斬絞以下罪，以李拓之黨謂之衛社，授職有差。

夏四月丙午，王如安和寺，李資謙扈從。王回望舊宮，泫然淚下。

丁未，遣鄭應文、李侯如金稱臣。上表曰：“大人垂統，震耀四方；異國入朝，梯航萬里。况接境之伊邇，諒馳誠之特勤。伏惟天縱英明，日新德業。渙號一發，群黎無不悅隨；威聲所加，隣敵莫能枝梧。實帝王之高致，宜天地之冥扶。伏念臣墾土小邦，眇躬涼德。聞非常之功烈，久已極於傾虔；惟不腆之苞苴，可以伸於忠信。雖愧蘋蘩之薦，切期山藪之藏。”金回詔曰：“省所上表，稱臣並進奉土宜匹物等事具悉。朕以推亡固存，寔帝王之造；以小事大，乃社稷之圖。繫魁偉之渠材，蘊變通之遠業。卿家傳王爵，世享胙封，抗章竭尊獎之誠，任土盡委輸之節，仍稱卑號，足見全能。加非兵革之威，誘不玉帛之惠，自然來者，不曰良哉。且君父之心，予已堅篤；而臣子之義，汝毋易忘。卜世卜年，是彝是訓。外有合行條件事等，即次發使前去宣諭。”

辛亥，以拓俊京爲門下侍郎、判兵部事，李壽爲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禮部事，李資德、許載並參知政事，金富侁爲政堂文學，李之美判樞密院事，金珣、金義元並同知樞密院事，金富軾爲御史大夫、樞密院

副使。

五月丙寅朔，移御延慶宮。

乙亥，大雨雹。

庚辰，命文武百官齋僧祈雨。

乙酉，李資謙遣兵將犯御寢，王密諭拓俊京執資謙囚之。

丙戌，流李資謙及妻子于外，餘黨分配遠地。

丁亥，宣旨：“朕以幼冲，承襲祖業，意欲倚賴外家，事無大小，一切委任，而縱爲貪暴，殘民害國，朕雖知之，無以防閑。至今月二十日，患起倉卒，判兵部事拓俊京倡義定難，功不可忘，宜令所司論功懋賞。軍器少監崔思全同心密輔，可並賞功。”

辛卯，流平章事朴昇中于蔚珍。

六月丙申朔，王如奉恩寺。

甲辰，設消災道場于天福殿。

乙巳，以拓俊京檢校太師、守太保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李公壽判吏部事，金珣爲戶部尚書、知門下省事，崔思全爲兵部尚書。

乙卯，出李資謙女二妃，納殿中內給事任元歆女爲妃。

庚申，以李珍福爲右僕射、鷹揚軍上將軍，高公現爲兵部尚書、龍虎軍上將軍，林修爲殿中監、左右衛上將軍。又以鄭惟晃等二十人有扈駕及捕賊功，賜職有差。

秋七月丁卯，宋遣閣門祗候侯章、歸中孚等六十

餘人來。王迎詔于天福殿。詔曰：“朕居春宮，十有餘載，罔敢怠逸，四方所聞。道君太上皇帝，享國日久，厭於萬機之煩，爰議內禪。朕辭不獲命，遂登大寶。深惟祖宗基構之崇，上皇付托之重，夙夜兢惕，懼不克任。而金人不道，乘郭藥師背叛之故，陷沒燕山，俶擾邊境，達于都畿。方朕即位之初，遭此震驚，以故未及與王相聞。朕惟王世濟忠孝，膺授顯冊，屏翰之舊，久受國恩。肆我烈祖神宗皇帝，命使修聘，禮意備至，情同骨肉，義則君臣。以至於我道君太上皇帝，錫賚不貲，待遇加等。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，而恩禮如此，豈有他哉，庶幾艱難有以敵愾耳。王國與金相望，無數百里之遠，而不能蕩其巢穴，以報中國，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耶？金人者，固嘗臣屬於王，以叢爾海隅之醜，背天逆神，滅絕契丹，遂陵中國，淫暴滋甚，使其得志，何有於王哉？孤軍深入，理當勦殄。朕以其劫質肅王而去，第命將士驅逐出境，方將起天下之兵，問罪小醜。王其率勵師衆相爲表裏，以行天誅。夫糾逃王慝，獻俘本朝，以報中國數世之恩，大忠也；取亂攻昧，誅討淫暴，以伸威沙漠之外，大義也；拓地開境，覆其巢穴，報驟驕不臣之虜，大威也。一舉而三者皆得，王何憚而不爲？高爵厚賜，朕於王無所愛惜。王其勉之。”

侯章在館，又致書於王曰：“章等來時，奉皇帝聖旨：祖宗行堯舜之道，務本敦化，與本國講好，幾二百年，禮無不備。我道君太上皇帝繼而承之，恩崇益

厚。比緣奸人啓議，悉興邊事，使金人猖蹶，興無名之師，雜烏合之衆，襲其不備，擾我中原，恣行劫掠。是時有勤王之師數百萬，大臣獻議曰：‘不擊於黃河之南，可邀於大河之北。正茲深入，若大兵一舉，則無遺矣。’今皇帝登祚之初，孝悌恭儉，旰食晏寢，任賢使能，崇信顧義，未欲殄滅。於是金人悔過，告和請路，求歸沙漠。主上因而資之以金帛，爲犒軍之具。復有無厭之求，窺伺河北關鎮，人神共怒。事不獲已，待以秋涼，必興師討伐，乘此之時，本國安可坐視？若將兵境上，共爲掃除，是結無窮之好耶。因茲成功，別遣使人前來。”

答云：“本國自祖先以來，承事上朝，恭順之誠，未嘗敢怠。神宗皇帝雖遠隔遼海，而天日之明，無不鑑炤，降使修聘，恩禮尤厚。道君太上皇帝繼而承之，待遇加等，錫賚倍常，實百生難報之恩也。惟天地不責其報，而區區感激之心，庶幾萬一。今者伏承奉使宣贊，來傳詔書，以金人不道，淫暴滋甚，方將起天下之兵，問罪小醜，令小國率勵師衆，相爲表裏，以行天誅。孤自初奉讀，不覺流涕。惟金人之始也，固嘗臣屬於我國，而常以寇掠爲事。我國以邊鄙甫寧，不欲生事，來則懲而禦之，去則備而守之，要在羈縻而已。我祖肅王代，有酋長盈歌，力以制群凶，威以降諸部，雄視白山，數侵吾境。吳達、惠奴相繼而作，凶勢益振。昨者被掠人自大金還來，言‘上朝使臣到蕃土，禮數一如降使北遼之例。’又聽邊人之言‘金



人陷没契丹，遂犯上朝地界。皇帝以登祚之初，未欲殄滅，因其請和而許之。’以中國之大而如此，况小國孤立，其將安恃乎？今年四月，特遣使修好，已經累朔，尚未回報。載念本國，天災流行，府庫焚蕩。凡爲禦戎之具，靡有孑遺，方議鳩工，以圖興復。今詔書委曲諭示，此實雪舊恥，報大恩之日也。然以殘弊之兵，當新勝之虜，恐非勉強所能及也。但冀訓勵師徒，修整器械，待王師臨壓彼境，則弊國敢不盡力，相爲表裏。假托威靈，助平戎醜，孤所願也。天實臨之，惟奉使宣贊復命日，宜以此意奏聞。”

癸未，侯章還，王附表以聞。略曰：“王人驟至，天詔俯頒，拜命殊尤，撫躬隕越。竊以一王乃域中之大，諸夏爲天下之尊。况九聖之承明，統庶邦而無外。凡爾含識，固宜歸心，苟或爲讎，實云匪茹。惟金人之爲暴，值丹國之不天。既乘新勝之鋒，浸有橫行之意，妄圖猾夏，遂及侵疆。恭惟皇帝陛下新握乾符，遙追聖政，遭繹騷於京國，軫赫怒於淵衷，將欲應天而順人，伐叛而問罪。特馳使指曲示訓，詞謂：‘犯漢者義必加誅，而尊周者禮當敵愾。’遂令師旅並舉，表裏相攻。言念小藩，世蒙厚德，常願盡忠於報上，豈能無意於勤王？忽奉讀於絲綸，第難禁於涕淚。宜即奔命，以待興師。但爲弊封，本非勝國，近經災孽，焚盡畜藏。其於儲侍資糧，繕修器械，必也整齊而後動，固難造次而可圖。况又賊勢凶強，未宜輕觸，虜地險隘，豈易長驅？然帝命之臨門，理無回避；俟王